

第十四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大光的梦

王琳智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专业 2013 级）

从前，我居住的永安街上，住着一位额头上带着刀疤的盲人。以前我和别人谈起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把他说得神秘莫测。我常和同学说，你不知道啊，我们街上那个脑袋上有刀疤的瞎子，明明看不见，可每次我经过的时候他都知道是我，还叫我的名字和我打招呼，好像身上某个地方还藏着另外一双眼睛。每当我这样说时，都会稍微正色，低声细语，搞出点毛骨悚然的气氛。这样得到的效果往往是他们带着一丝丝害怕又期待的眼神望着我，好像我背后就站着那位盲人。我很享受这种目光的环绕。后来我才知道，不能把盲人叫做瞎子，也不能随意谈论残疾人的缺陷，不礼貌的。

关于这位盲人的故事，大部分都是我小时候从阿爹阿婆的闲谈里知道的。我脑子里关于永安街的记忆每时每刻都在消散，奇怪的是这部分记忆非但没有消散，还愈发的清晰。他的名字叫大光，和他弟弟一样，天生的盲人。

一口酒

大光和亮丫头，假如这对双胞胎兄弟是健康的话，放在哪户哪家都是祖宗积德三生有幸老天保佑的大好事。好事常有，坏事也常有。上天仿佛是患有强迫症，总是极力地在苦难和幸福之间寻求平衡。也许恰好那一晚菩萨脚下的灯油烧尽了，添油的功夫里，永安街便多了一对睁不开双眼的兄弟。大光小亮！算命的陆先生手都没抬，就给这两个小家伙取了这么个名字。陆师傅和老车说，人家命里缺的是金木水火土，你家的孩子缺的是亮堂堂的光。陆师傅没给大光和亮丫头算命，倒是给老车掐了一指。老车被陆师傅掐得大叫。陆师傅不动声色。他给人掐了一辈子，轻重全在心里。他没收钱，除了给老车手腕上留下一个难以恢复的暗红的手指印，还留了一句话，你家里的娃断奶了可以来给我打下手。

他哪里需要刚断奶的小娃娃打下手呵？

陆师傅没有等来徒弟，自己却悄悄地进了泥土堆。作为一个可以窥测别人命运的人，他需要这样轻轻地来轻轻地走，以便给活着的旁观者们留下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秘和捕风捉影的话题。或许陆师傅的长指已经在泥土里疏松腐烂，或者早就被黄鼠狼叼去啃噬破碎，可他掐老车的那一指还在。

老车原本开着永安街上唯一的酒铺，卖的酒都是自己酿的。从晒麦子谷子到洗焖发酵，从担水到烧锅炉，都是老车一个人干。酿出来的酒装在一个个土黄色的大缸里。十几个肥圆的酒缸错落有致地摆在堂屋里，极为壮观。从透明塑料封口边溢出来的香味能把每个来打酒的人灌醉。两兄弟来的那年，永安街上不知不觉地冒出了大大小小的酒铺，木板架子上摆的都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瓶装的酒。旧的敌不过新的。老车的酒铺敌不过这些花花绿绿的瓶子，就像他自己的身体敌不过整夜整夜的狂欢。

冬天的雪如约而至，这一年格外的大。雪从灰沉沉的夜空里飘下来，又迅速又厚重。要是仰头望去，那一片片的雪不是白的，倒像是天空破碎的剪影。这一天，老车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拿起花花绿绿的酒瓶，摇摇撞撞的回到自己酒铺。

亮丫头在摇篮里酣睡。春兰抱着哭闹得大光被突然破开的大门吓一跳。大光哭得更凶了。老车没有进门，一屁股蹲坐在门口上。他的背后是落得悄无声息的漫天大雪，面前是偌大空荡的酒铺。十几口笨重的酒缸无情的站在那里嘲笑着他手里的酒瓶。酒和融化的雪水一齐沾满了他杂草一样的络腮胡子。他抬起摇晃的手臂，含糊糊地叫喊，春兰，春兰你过来。她哪里会过去。老车似乎很累，坐在门槛上胡诌一通酒话疯话咒人的话，把自己的脸说得黑红，上气不接下气。他停了一会儿，又开始骂。春兰你个前世不积德的，给老子生了两个瞎子！你去哪儿带的野种回来害我的啊……春兰站得远远的，不说话。老车的枪口又转到酒。他举着酒瓶，这他妈哪是酒啊。糟糠酿的！现在人舌头是都歪了么，天天喝这个。瞧不起老子的琼浆玉液，天天灌这马尿！春兰你过来尝尝。来呀！好，你不来老子过去。他打个酒嗝，一跺脚就站起来了，把酒瓶朝春兰的嘴里送。春兰仰着脖子不肯，左右躲闪着。老车不耐烦起来，好，你不喝我儿子喝。他又把酒瓶往春兰肩上的大光嘴里送。春兰不躲了，挥手把酒瓶打远。那酒瓶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摇篮里，惊醒了亮丫头。老车和春兰都吓一楞。老车缓过神，拍手叫起来，一边哈哈笑一边叫，我的好丫头好丫头。他走过去捡起酒瓶，仰脖子灌了一口。就是这一口酒，为他耗在这无色醇香的液体上的

平凡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说来也奇怪，老车顶着猪肝色的脑袋倒在摇篮旁的时候，春兰和大光没有哭，摇篮里的亮丫头也没有哭。亮丫头不知是睡了还是醒了，嘴里砸吧着洒在小棉被上的酒，脸颊火红。老车的死并未在永安街掀起波澜，好像大家都事先知道一样。人怎么会知道死亡什么时候到来呢？他们只是装作心知肚明而静默无声的等待罢了。

关于亮丫头这个名字的来源，永安街上流传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老车一直想要个女儿，另一个是老车觉得丫头的命更福贵。其实这两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冲突，两样都灌满了对亮丫头的爱。只不过现实开了个玩笑，亮丫头不仅没感恩老车的良苦用心，还接住了了结他一生的那口酒。

将军梦

那时候的永安街和现在的不一样。整条街都要比现在的靠南一点，也不像现在这样东西伸直，而是向北凹成弧形。永安街的北面既没有河，也没有山，只有大片大片的荒地。齐腰深的野草在夏天疯长，然后在秋天里被不知名的野火焚去。一冬天的寒风刮过，荒地便无情决绝的冷风和大雪里重头来过，静静地等待春雨运来第二年继续闹腾的种子。在斗志昂扬激情燃烧的生产岁月里，荒地被改造成了林场。一株一株细长的欧美杨开始林立在这片原来属于野草的荒地上，迅速地反客为主。欧美杨长得很快。有时候太快也不是一件好事，太快总是伴随着错过。谁能在应接不暇的世界里抓住所有美好的事物呢？每当这些无知的杨树冲到四层楼高的时候，林场的人就会挑选阳春三月的某个良辰吉日，将它们像收麦子那样一一收割，然后迅速的植下另一批树苗。

大光和亮丫头就是伴着其中某一批杨树长起来的。老车死后，永安街的干部发挥优良作风，将临街的酒铺征收了，并顺带安排春兰带着孩子去街东边的菜市场做卫生。从此，永安街的每一位主妇在清晨去菜场时，都会看见一个不胖不瘦的矮女人，一手拿着扫把，一手拿着大大的铝制簸箕在菜贩之间走走停停。时光也是会走走停停的。就在时间奔跑一阵后不经意停下的那一刹那，菜市场里多出了一个壮硕的少年。少年每天推着一个铁皮小三轮车，走着自己专属的路线。当他从菜市场西门出发，再回到西门的时候，小三轮里就会堆满各式各样的遗弃物。有鸡毛蒜皮，也有大块大块沤烂的南瓜和萝卜；有生硬宽大

的青菜叶，也有冒着腥气的鱼胆鱼鳞……

菜市场的商贩记性很不好，特别是在处理垃圾维护菜市场环境这个问题上。于是经常会有商贩坐在板凳上大叫，等等，大光，我这还有一堆烂货。这个时候，大光就会拉住他的三轮车，静静地在原地等。他站得太中规中矩，头不抬也不低，两肩不太宽但是很平，腰和腿直直的。脸庞因为少见太阳显得很白净，鼻梁挺拔，眉骨宽宽，除去那双耷拉着的双眼，肯定算得上是个美少年了。大光每次这样站着的时候，全身的注意力就跑到耳朵里。他仔细的听粗心商贩的脚步声，听垃圾摩擦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听自己的心跳和血液流动冲击的声音。这些声音让他愉悦，就像每晚听菜市场大喇叭放出的乐曲一样。有时，粗心的商贩除了带来垃圾，还会顺手捎上一根萝卜，一条黄瓜之类的放在大光的手里。大光不会拒绝，但是会说谢谢，并且恭恭敬敬地向商贩鞠个躬。商贩们也不拒绝这份稍显正式和沉重的谢意。

菜贩子们无聊的时候就会和大光开玩笑说，亮丫头又抽懒筋啦，怎么不见他帮你推？大光听了会大声回应，不是懒，是病了。我弟弟有病，要多睡觉！菜贩子们哈哈的哄笑，把大光的脸笑得潮红。大光问过妈妈春兰，弟弟经常躺在床上干什么？春兰说，做梦呢。做梦和生病差不多。大光心里咯噔一下，其实他也做梦，该不会也是病了吧？大光的梦有点奇怪。他过了很久才意识到那是梦，是不真实的东西。

菜贩子们闲的时候，不打牌不收拾菜摊就会围坐在一起东拉西扯。其中，卖藕的老于年轻的时候当过兵，经常说些战场上的故事。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硝烟弥漫的故事离永安街太远，太稀奇，听的人也最多。大光也会跟着听。老于的战争故事便是他的最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光躺在床上有时忽然会有种被妈妈春兰扔进澡盆里的感觉。全身被水挤压颠倒扭曲，身体下沉，然后莫名其妙地来到一片空地。空地很大很大，大叫一声很久才能听得到回声。而他呢，则化身为一位将军。手里拿着黄瓜模样的枪，身上穿着鸡蛋壳一样质地的军装，迎着呼啸的狂风奋勇杀敌。他能尝到血液的腥甜和温热，闻到自己身上的汗臭，听见不绝于耳的哀嚎。他成了这片战场的神，畅行无阻，所向披靡。很久很久之后，狂风止息了，变成了他均匀的呼吸声。这些奇妙的经历总会时不时的出现。大光很享受，也很期待。

在别人一次又一次的话语中，大光终于把这些经历和梦这个词联系起来。当他清楚意识到那就是梦的时候，他又兴奋又失望，像有人发现了死去的庞贝古城。

断腿的人

菜市场是个热闹地方。每天早晨都会有年老的年少的，本地的外地的，阔绰的手紧的，楞头的狡猾的，面熟的面生的，干脆的扯皮的，着急的慢悠悠的人在这里聚集。这一天，菜市场的西门格外热闹。大光推着车听见西门外的喧闹声，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梦。他的梦里也是这般喧闹，也是这般嘈杂。如果他看得见，他会发现高高低低的人群里，有一个断腿的人朝北坐着，他的身后摆着三个简陋的象棋盘。车一进二，马二进四……人群中不时传出响亮的声音。人群发出的响亮的声音还没消散，断腿的人就会接着说出相似的话语。如果大光能看得见，他会发现，亮丫头此时正坐在人群中侧耳细听。他的脸上露出一种憧憬和幸福的神情。假若他的眸子不被遮盖，此刻一定闪着清澈机灵的光。

亮丫头给断腿的人做了半个月的拐棍就出师了。不是出师，是被抛弃了。断腿的人说，混这碗饭的人呆不住的，要不停地走，不停地换地方。一个地方就那么多人，全都走棋走你不赢，下次就不会再来和你玩了。我这也是一锤子买卖，呵呵呵。他笑得又得意又心酸。亮丫头又问他，断了腿能走多远？他立马黑脸给了亮丫头一个耳光，老子不是靠腿走的，是靠脑袋飞的！

虽说亮丫头喜欢躺在床上，但他并不怎么做梦。只有妈妈春兰知道他到底是睡了还是没睡。儿子的把戏怎么能瞒过妈妈呢？春兰知道，亮丫头左边太阳穴下面微微跳动的时候，他是醒着的。但是她不知道，从某一天开始，就在这细小的跳动下的大脑里，正酝酿着一场迅疾猛烈的思维风暴。

将军不离九宫内，士止相随不出宫。象飞四方营四角，马行一步一尖冲……炮车边塞上，临阵势如飞……

大光的将军梦还遥不可及，亮丫头在他心里那一方棋盘上已有做将军的本事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亮丫头不躺着了，老往外跑。春兰骂他，你个瞎眼的懒鬼，跑什么跑。小心栽到沟里喂狗。亮丫头也不反驳，只当耳旁风。他是和别人下棋去了。永安街从来不缺无所事事的老人。下棋赶跑他们眼神里的无趣和空洞，给他们时日不多又度日如年的生活带来欢笑和吵闹。人家摆棋盘，他用脑子。刚开始的时候，人家欺负他，走不赢的时候就悄悄地挪棋子，然后说他记错了。后来亮丫头就把所有的棋都记上，人家再说他记错的时候，他就从开局讲起，把人说得哑口无言。那一段时间，亮丫头的头是高昂着的，

嘴角是上扬的，脸是迎向太阳的。

永安街太小了，小到一片秋叶能乘着风从东舞到西。小地方的人喜欢谈论大人物，却放不下大人物。倘若不是亮丫头看不见，他也会像断腿的人像秋叶那样飞走的。断腿的人还可以飞。他看得见方向。可亮丫头什么都看不见，当永安街的人全都没法在四四方方的棋盘上战胜亮丫头之后，他只能重新回到床上。他把所有人将了一军，所有人也联合起来反将了他一军。躺在床上的亮丫头起初很安静。棉被的温暖让他安心地睡，睡得像只冬眠的蜗牛。寒冬一过，再懒的蜗牛也要出来觅食了。他开始觉得不舒服，发现不管什么姿势睡着都不对。春兰骂他。他开始回嘴。周遭的一切仿佛都变了。他开始恨潮湿逼仄的房间，恨枕头床单馊烂的气味，恨春兰哒哒的脚步声，恨大光走过带起的微风，恨菜市场喧哗的人群，恨清晨在天空盘旋的乌鸦，恨每日定点响起的广播……他恨着所有可恨的事物。他并不十分清楚愤恨的来源，如同一个饥饿的人不会去想饥饿从哪儿来。

尽管亮丫头的心底藏着如此多愤恨，在大光面前他还是那般的安静慵懒。他不在大光面前冲着春兰大吼大叫。大光在身旁，他会悄悄地移开。他闻见大光身上的汗味会皱眉。那汗味里每天都更换的陌生粗俗的气息让他恐惧。他和大光春兰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静默无声。他不喜欢大光把勺子和碗撞得乒乓响。他吃得不多，却吃的极慢。往往大光搁碗了，他仍在细嚼慢咽。他很少和大光交流。大光也很少和他说话。在大光心里，亮丫头是只瘦弱的猫，是虚弱的小狗。他不用去打搅这个脆弱可爱的弟弟，只需要知道他安静地呆在身边就够了。

杀猪棚

大光依旧推着他的车，依旧走着他的路，依旧收着烂货。只不过车变小了，路更短了。日子开始变长了。春兰看着大光愈来愈厚实的臂膀，眼里的隐忧也愈来愈多。她不能让大光推一辈子的车，不能让他收一辈子的烂货。她要为他找好一条长久的路。她去找永安街的干部，要政府安排工作。干部说，推车有什么不好。一天几趟，又轻松又省事。政府不是救济院。再说，你让个瞎子做什么工作呀！这不是强人所难么？春兰头一扬，瞎子怎么了，瞎子有力气啊。干部说，那么有能耐，自己找力气活干去。春兰口气软了，改口说，你看看这

永安街上的人，哪家哪户不是开始顿顿吃肉了？大光他能干，也要顿顿吃肉。干部不耐烦，吃肉可以啊，每月多给你们二百劳务费。够了吧！？春兰憋着一口气，走了。

春兰的隐忧并没有因为菜碗里多出来的油水而减少。她睡得更少，起得更早。夜里清冷的月光让她惆怅，大光若有若无的鼾声使她紧张。她与人说话开始心不在焉，吃完饭会呆坐着忘记收碗，不再对慵懶的亮丫头抱怨不已。她感觉自己丢了魂一样。还好，一声凄惨的嚎叫声救了她。那声嚎叫那么尖锐，那么刺耳，其中包含的恐惧和绝望冲散了她的惆怅。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如同启明星在天空中闪烁。那是猪的叫声，是杀猪的声音。多么美妙的声音啊。那样的高亢，那样的嘹亮，像一飞冲天的礼花，在她空空的心里绽放。她怀着恍然大悟的心情责怪自己为什么早先没有注意到这样美妙的叫声。她听到的不是连绵不绝的嚎叫，而是一首流畅的乐曲。

乐曲是从陈老三的杀猪棚里传来的。杀猪棚在菜市场的北面。很少有人去杀猪棚，除了陈老三和运猪的车，基本上没人会走北面那条路。那条路被车轧的泥泞不堪，混杂着一片片暗红色的血和小堆小堆浅黄的猪毛。两间简陋的棚子孤零零的杵在一间客气的砖瓦房旁边，显得极不协调。北风经过，能看见粗厚木板缝隙里透出的暗黄色的灯光在摇曳。陈老三和结巴李就住在旁边的砖瓦房里。杀猪棚的灯光每天半夜亮起，又在东方变得鱼白前熄灭。很难想象，永安街大部分人一天的味觉享受就在这短短的几小时里解决了。晨光熹微，余音绕梁，一块块沉重的冒着热气的肉被拖走，然后迅速地摆上菜市场门口的肉案，颤悠悠地等待着陆续前来的主妇们。

那天清晨，春兰第一次踏上菜市场北面那条泥泞的路。她没有在意脚下肮脏变色的泥，没有闻见空气中弥漫的令人作呕的味道。她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脑子里回旋的是从杀猪棚传出的乐曲。她推开低矮得不像样的木门，看见陈老三和他的助手结巴李正摁着一只长着黑斑的猪。那只绝望的猪在身经百战的案板上挣扎。两支短粗的后蹄和浑圆的腰身被绑在案板上，李瘸子两手合抱着两支前蹄，左腿抵着松软的肚子，弓着背和临死的生命抗衡着。陈老三左手拿着钩爪，右手拿着一把七八寸长的杀猪刀。猪在嚎叫，陈老三钩住它的鼻子，左手一沉，右手一闪，鲜红滚烫的血就射了出来。猪的声音从高亢慢慢变成哀嚎，一点一点消失了。它在细微地抽搐，像一个伤心的人在小声啜泣。

春兰堆着笑容，陈师傅，你看我家大光来给您扫猪棚行不行啊？陈老三哈哈一笑，你儿子学不会的。我这门手艺要眼准手快。你儿子眼都没有，怎么能

做这行？春兰说，不用眼睛用手摸也行呀。天下的猪都长一个脖子，不碍事的。陈老三眯着眼睛盯着春兰，又瞥了瞥她手上的篮子说，我可不差吃的。

结巴李在一旁暗笑，笑得悄无声息。

此时此刻，薄雾还未消散，星星仍旧高悬，大光在床上做着梦。还是那个将军梦。他还是战场上那个无所不能的神。谁也挡不住他。他感觉自己推着铁皮车，把敌人像烂货一样全装进车里，一齐倒掉了。

陈老三来找大光的时候，大光正在卸车。铁皮车里全是南瓜，腐烂的南瓜。今年夏天南瓜生得太多了。它们不怕狠毒的太阳，在叶子的遮盖下悄悄地生长，在阴凉的土壤上慢慢拢成一个个带瓣的球。它们有的被勤劳的菜贩子随手从菜地里抱走，有的就慢慢地腐烂了。被抱走的南瓜大多也都馊烂了，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而已。菜市场成堆的南瓜无人问津。不是南瓜不好，实在是生得太多了。永安街的居民们要是真想吃南瓜，出门随意往南走，上了土路都能捡到，哪儿还用的着买呀。

大光这几天一车车地把南瓜往西门运，在西门外堆起了一个暗黄色的小山头。陈老三叫大光，这车南瓜重不重？大光愣了愣，陈伯自己试试。陈老三哈了一声，小瞎子耳朵还挺灵。大光腼腆的笑了笑，陈伯每天下午到菜市场里和于伯方伯玩几把，我也在旁边听着呢。陈老三更开心了，呵，还有个抓赌的，监视老子呢？！大光听得出陈伯很高兴，也跟着笑。

陈老三兴奋劲一上来，真上前试试铁皮车有多重，未曾想到自己竟不能一下子把车筐给翻过来。陈老三心里纳闷，这铁皮车难道比猪还有劲？奇怪奇怪！他看看大光，你赶紧把这车南瓜卸了，我有事和你说。大光两手往车把上一搭，吞了一小口气，把车抬起一点，再伸出右腿一蹬。铁皮车便咣当一声翻了过来。陈老三在心底暗暗吃惊，还真他妈有力气。大光，你愿不愿意跟着我杀猪啊？大光猛然被问了这一句，又不动了。他就那么安静地站着，就像有菜贩子叫他，大光，大光，等等，我这儿还有烂货。他有点喘息，却显得很平静。他脑子里又开始回放他的梦。他的手臂开始发涨……陈老三看着大光木然的样子，以为他不愿意，便喝了一声，你他妈说话啊！大光应了一声，好！他退了一步，恭恭敬敬地弯下他日益厚实的腰，向陈老三鞠了一躬。陈老三心满意足了，带着大光走上北面那条肮脏的小路，如同这几天春兰走过那样，只不过春兰没进杀猪棚，而是进了旁边那间客气的砖瓦房罢了。

小 宝

自从大光进了杀猪棚，亮丫头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春兰解决了大光的问题，关注点自然转向亮丫头。亮丫头躺着不起来，春兰就喊，躺久了背上要生疮的。亮丫头呆坐着，春兰就喊，坐久了脊柱要弯的。亮丫头要出去，春兰就喊，跑多了要烂脚的。不出三天，亮丫头便推起了铁皮车。亮丫头不是大光，往往推到一半就搁下车子跑去茶馆听书去了。没几天，菜市场的菜贩子们就抱怨起来。春兰不得不出来收场。她一边收烂货一边骂，嘴角却隐隐闪现着笑意。

春兰的喜悦有些是别人看不见的，有些是菜市场的人都看得见的。每天下午，陈老三腹便便地来到菜市场，身后总会跟着大光。在所有人眼里，大光都在迅速的变化着。他一天比一天结实。颧骨长起来了，脸变得圆润和谐。皮肤也更白净了。陈老三到菜市场瞎转几圈后，往往会跟几个无所事事的菜贩子坐下打牌。这时候大光会选择回家，或者随意找个菜摊坐下。春兰坐在屋里，透过窗子，有时会看见大光和偷懒的亮丫头同时坐在一起。秋日的斜阳透过菜市场顶上高高的花绿的雨篷映照在兄弟俩的脸上，好像多出了两块镜子。那镜子反衬的光缠绕着冲进春兰了的胸口。

这天下午，大光没有回家。亮丫头也没有跑去茶馆听书。他们坐在一起，身旁是陈老三热火朝天的牌局。大光坐在板凳上，脑子里空无一物。他用双手还抱着弯曲的腿，头微微抬着，一束微弱的光落在他脸上。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他知道亮丫头正在不远处坐着。陈老三兴奋的叫声让他满足。菜市场下午独有的安静与他来说成了一种享受。连成片的菜摊上堆着形态各异的瓜果蔬菜，空气里弥漫着各种好闻的不好闻的气味，停滞的空气偶尔会被笼子里传出的失去节律的鸡叫声搅动。每件事物都散发出若有若无的懒意。大光享受地沉醉在浓浓的懒意里。他快要睡着了。梦还没有袭来，大光发觉一团软绵绵的东西贴到他腿上。

大光没有被吓到，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倒是那团柔软的活物在他脚跟擦来擦去。他没有伸手去摸，不能确定那是只猫还是只狗。菜市场的猫狗身上都裹着泥。他闻过的狗是臭的，猫是有骚味的。可脚下这个不明生物却隐约散发出一种香味。他没有伸手去摸它，反而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他以为自己的鼻子出问题了。忽然，那个小家伙开始舔他的脚踝。濡湿的舌头在他的皮肤上滚来滚去，弄得他浑身不自在。他忍不住了，伸手把那个小家伙抱了起来。这个时

候他听见有人在喊，妈妈，在那里。在那个人手上，我去把小宝抱回来。

大光恍惚了。他的存贮的记忆里，女性的声音只分两种。一种是春兰妈妈式的，一种是娃娃式的。这样的声音，他从未遇见过。此时此刻，他好像踏上了一条从未走过的路。他无法自信的走过。他想要一只竹竿来试探，或者被人牵引着。可是，没有人来递给他竹竿，也没有人来牵起他的手。怎么办？放弃吧！他转即想。不走了，不走了。他喃喃自语。然而，不管他如何抗拒，内心深处都有股莫名的力量驱使他迈开步伐。他既为这股力量的强大感到惊惧，也为它的活跃感到兴奋。那股力量在骚动，在他体内流淌，如同富有生命力的汁液在叶子的经脉之中流淌。那路的另一端也好像有一个磁子在安静而热烈的旋转，将他心里的这股力量吸引过去。他不想抗拒，也没有机会挣扎，因为他闻见那股从小狗身上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香味越来越清晰了。

她过来了。请把小宝还给我。她的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害怕或者担忧。她不怕大光，也不怕他不把小宝还给她。在她眼里，大光已经自动归档为她所见过的老实人一列了。不同的是，老实人的眼神一般都没什么神采，而大光刚好弥补了这一缺点。

她自信满满。他呆若木鸡。

小宝在大光的双手里不安分地乱动。四个毛茸茸的小腿在空中伸展晃动。它一会儿扭着腰回头看看主人，一会儿呆呆的盯着大光的双眼。也许它在想，这个人为什么站着睡觉呢？哎哎哎，请把我的小宝还给我！她一字一顿地说着。大光这才惊醒过来。他把小宝往前一递。一双手从他手里接过那条小狗。两手空空，他又轻松又失落。如果他能读到她此时此刻眼神里丰富多彩的讯息，他一定不会失落的。

不知什么时候，陈老三的牌局已经停了下来。哎呀，这不是我大闺女么？回来看亲爹来啦？你妈呢？陈老三直拍大腿，充沛的声音从他胸腔里传出来。他显得很高兴，放下牌走了过来。来，抱一个。

鬼才和你抱。妈妈，你快过来！

大光听到笃笃的鞋跟踩踏地面的声音。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传来，陈老三，你干嘛呢！那声音里带着愠怒。大光听着像春兰妈妈在发脾气。但是这声音更加清脆，像有人在大声歌唱。

哟，你怎么回来了？我抱抱闺女不行啊。陈老三显然没有刚才那般兴奋。中年妇女说，我们家老杨调回林场当场长了！陈老三听了脖子一缩，人好像矮了半截。中年妇女带着骄傲的神气侧过头，雅倩，我们买点菜早点回家去……

这天晚上，大光不曾入睡。下午奇异的经历扰得他无法入眠。雅倩，那是她的名字吗？他一会儿莫名的忧伤，一会儿莫名的兴奋。他沉浸在毫无边界的幻想里，如同一只被放逐的野兽。他仿佛被心里那股莫名的力量牵引着，在一片陌生的草地里毫无顾虑地游荡。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曾察觉到亮丫头也还未入睡。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梦终于跳出来攫住了他。他不再幸福又愚蠢的游荡了。他又披上了军装，敌人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他要奋勇出击。等到所有的敌人倒下之后，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没有遍地哀嚎，也没有血流成河。在那些人倒下的地方，生出了一丛丛柔软的小草。浓雾环绕在草地上，把他的梦变得湿润。

杨树林

杨广富回来了，带着雅倩和他的亲生儿子杨超，还有陈老三的前妻，他现在的老婆胡莲平。他从永安街调到三水镇去的时候，身上挂的是永安街办事处副主任的职。五年了，他又回到永安街，做起了永安林场的场长。

永安街的人都没有忘记，杨广富的原配是如何被癌症蚕食的。彼时，胡莲平刚刚带着雅倩离开陈老三。胡莲平永远都记得杨广富在他原配的葬礼上痛哭流涕地模样。她从未见过如此痴情的男人。那一刻，在她心里，杨广富突然幻化成一个英雄，有血有肉会流泪的温柔的英雄。她想起自己和陈老三过往的种种，竟觉得自己白活了。她竟然和一个满手油腻的杀猪佬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她恪守妇道，而那个不要脸的男人居然还夜夜到永安街西的宏图宾馆灯红酒绿。因此，五年前，当杨广富带着儿子杨超要调去三水镇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带着雅倩随他而去了。

杨广富一家四口接管了林场的二层小别墅。

林场是个好地方。雅倩每天早晨站在二层别墅的阳台上，世界在她眼前分为两半。下面那块是整齐的杨树林，上面那块是纤尘不染的天空。秋日的杨树林是灰白色的，不如夏天繁茂，却有种洒脱的感觉。微风飘过，几片干枯的叶子便无声的从树枝上飘落。雅倩望着落下的叶子，感觉自己像是那叶子上的一只小爬虫。她乘着叶子在风中飘荡。时间好像静止了。她躺在叶子上，能看见大山雀从她身旁极速掠过，留下一连串追逐打闹的叫声。透过稀疏的枝丫，天空里偶尔会出现成群的雁子，偶尔也会飘来一朵素净的云朵。她一会儿想变成

雁子去高高的天空里飞翔，过会儿又想变成云朵躺在太阳底下。她看着这样的美景，枕着温柔凉爽的秋风，带着无边无际的幻想，慢慢地飘到铺满杨树叶的地上。风把一地的树叶吹动，几片轻薄的叶子翻滚起来，把她悄悄地藏起来了。

大光就是在这样美丽的早晨出现在二层小别墅的院子外面的。他右手拿着一只竹竿，左手提着一只黑黑的塑料袋。他用竹竿敲了敲铁门。小宝先跑出来，汪汪叫了两声便开始绕着黑色的袋子转圈。接着，胡莲平也出来了。哟，这谁呀？她看着大光明知故问。胡阿姨好。陈伯叫我送这个，他说熬了汤雅倩就不咳嗽了。胡莲平接过袋子，里面是猪心肺，还冒着热气。什么呀！一大早拿些杂碎来，不要不要。你拿回去！她说着又把袋子塞回大光的手里。

雅倩在阳台上看着大光蒙头蒙脑地往回走，心里觉得好可怜。她想跑下楼去从大光手里接过袋子，可她没有动。心里的念头和实际行动的矛盾让她心烦意乱。她看风景的心情没了。想到这里，他甚至有点怨恨大光。可是她脸上却不由自主地浮现着笑意。她没有会去认真思考这份欢乐从何而来，摆摆头进屋了。

我给我闺女送吃的，你管的着吗？雅倩听到这句怪腔怪调的话时正在刷牙。她愣了几秒钟才分辨出那是大光的声音。她擦了擦嘴，跑到阳台上冲着院门笑哈哈喊道，谁是你闺女呢？大光局促地站在院门外。他的脸仰望着，好像在找寻雅倩的方向。不，不是。这是陈伯说的。他叫我这样说的。说完他放下那个黑色塑料袋，转过身便往回走，生怕有人追他一样。小宝跑出来撕咬地上的袋子，拖出两节筒子骨。胡莲平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门口的骨头，抬头向雅倩喊道，雅倩啊，礼貌点，送送人家！她的声音像衣服上淌出的水，滴滴答答落进雅倩耳朵里。

雅倩没有把大光送回去，而是和他去了杨树林。雅倩说，你坏了我看风景的心情，你要赔我。大光问，怎么赔你？雅倩说，和我去杨树林散步吧。大光有点紧张，我没进去过林子里。雅倩哈哈笑，怕什么，怕我把你扔在林子里转不出来。呵呵呵。

于是，大光人生里第一次走进树林。几年前，他也曾有过一段时间疯狂的探索着永安街的一切。他用他的竹竿敲打过永安街的每一寸地面。他把永安街不同的气息储存在脑子里。他多次走过杨树林，但从未进去过。林子于他来说是个圣地。他站在路旁能嗅到它磅礴的气息。对于偌大的林子，他心里生出了纯真的敬畏。他第一次站在树林里，站得中规中矩。他能感到周围有许许多多静默的树伫立着。他忽然想哭，感觉像流浪的人多年以后再次踏进家门。树和

他一样，没有眼睛的。他想，或许自己就应该是棵树，待在一个地方，从生到死。他一下找到了许许多多的同伴。朝阳发出的光斜刺过来，照耀着大光和他的同伴们。斜拉的影子整齐地倒下，延伸到林子的深处。

忽然，大光感到手里的竹竿动了一下。雅倩牵起了他竹竿，带着他在林子里散起步来。他们踏着厚厚的杨树叶，静静的向前走。动起来的大光仿佛复活的雕像，各种声音开始充斥他的耳朵。被风吹落的瓢虫在半空里尖叫。枯叶在阵风里沸腾，啄木鸟突突的敲打着一棵树，大刀螳螂在旁边愤怒的挥舞着他的兵器，将空气切得呼呼作响。警觉的天牛张开叠翅嗤嗤地逃离，留下呆笨的透翅蛾在树干上扑扇着翅膀。大光告诉雅倩他能听得见这些声音。雅倩不相信。他们便做起了抓迷藏的游戏。雅倩藏在一棵细高的杨树后面等着大光来找她。大光耍了小聪明，他先是靠着鼻子找到雅倩的方位。然后越走越近，当他能听得见雅倩呼吸的时候，他开心的笑起来。他们俩隔着一棵杨树站着，像是睡着了。几片落叶惊醒了他们。大光说，不玩了，回去了。雅倩叫道，你还没赔够呢。我罚你明天也要来。

摩托车

杨超遇见亮丫头，如同伯乐相中了一匹好马。

杨超在茶馆里下棋，已经到了左右支绌的地步。正难堪的时候，有人在旁边起哄，完了完了，这个局只有亮丫头能破了。完了完了，亮丫头不出手保准没救。巧的是，亮丫头恰巧就在隔壁听人说书。起哄的人们把亮丫头拉过来。杨超看见亮丫头的瞎子模样，不禁微微皱眉。事实证明，他的鄙夷是多么的可笑。他的轻视在亮丫头三下五除二干掉对方之后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在亮丫头喊出将军那一声时，他已经处于一种目瞪口呆的状态了。他像盯着一座宝藏一样盯着亮丫头。亮丫头在喝彩声中露出些许得意和轻蔑的神色。而他的心底，则有无数个计划在盘旋。

杨超有足够的资本和亮丫头成为好哥们。他有一台摩托车。不，准确的说，是他爸杨广富有台摩托车。不过这不重要，只要他能每天带着亮丫头兜风就够了。永安街坐过摩托车的人，掰着指头都能数出来。可以想象，当亮丫头坐在杨超的身后伴着轰隆的发动机声音呼啸而去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兴奋。速度创造的激情淹没了亮丫头。他从未感觉如此自由。他想起断腿的师傅曾打他一耳

光，而现在他觉得自己也可以飞了。

亮丫头第一次把钱交给了妈妈春兰。春兰惊得说不出话来。亮丫头的发髻被摩托车上猛烈的风吹的高高的，额头在灯光下发亮。我没偷没抢，都是下棋挣得。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泛着红光，鼻翼翕动。春兰很高兴，大光也很高兴。春兰从未想象过如此幸福的场景。她曾以为她和她孩子的生活将永远的被愁苦缠绕。而如今，现实好像来了个大转弯。她有点高兴过头了。而大光则更加幸福。他本以为每天上午能和雅倩散步的日子是天下最快乐的事。弟弟的能干又让他尝到了另一种幸福。他的梦也随着幸福在一点一点地改变。他的战场里生出更多的小草，甚至跨越时间长出许多粗糙的大树，还有清凉的河流。当他击退所有的敌人，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在这个草长莺飞，绿水长流的梦境里肆意遨游。他不用竹竿，也不会害怕。这是他的世界。

欢乐的气息在这个家里弥漫开来。

亮丫头的确很能挣钱。杨超开着车带他去了附近的村子。他们在各个地方公开摆摊，鲜有对手。不去别的乡镇，杨超会带着亮丫头钓鱼。秋天的鱼不好钓。更何况是亮丫头要钓鱼，杨超笑称比姜太公钓鱼还难。他们试过很多次，没有一条上钩的。每次钓完鱼亮丫头都很沮丧。杨超则会补偿性地带着亮丫头回家吃饭。收到杨超的邀请，亮丫头总是很高兴。杨超知道亮丫头为什么高兴。在饭桌上，他看得出亮丫头的紧张。对于杨超来说，看亮丫头吃饭时局促地样子是种乐趣，不亚于观看一场露天电影。亮丫头一进别墅小楼。胡莲平就喊，雅倩，带亮丫头坐下。开饭了，她又说，雅倩，给亮丫头夹菜。雅倩啊，给亮丫头倒杯水。雅倩有时候会不耐烦。她和胡莲平一顶嘴，亮丫头就尴尬地坐不住了。杨超看着亮丫头不知所措的样子哈哈笑。胡莲平看杨超乐了，更加开始使唤雅倩招待亮丫头。四个人好像在杨广富面前演一出幽默剧。

亮丫头不懂饭桌上的乐趣。但他喜欢去杨家吃饭倒是毋庸置疑。尽管时常不知所措，他还是喜欢坐在雅倩旁边吃饭。雅倩身上的香味让他迷糊。雅倩凑过来给他添菜，他能感受到她的鼻息。那气息能让他沉醉好几天。当他坐在杨超的摩托车上，会幻想自己开着摩托车带着雅倩。他们紧靠着迎向猛烈地风，在轰隆的噪声中放生歌唱……幻想终究归于幻想，幻想不会有任何问题。问题都出现在现实里。有天上午，亮丫头上上了摩托车，悄悄地和杨超说，我今天没穿内裤。杨超心情不错，你他妈穿不穿内裤关我什么事。亮丫头拽着杨超的肩头，不是啊。今天早上起床我发现内裤湿了。我脱了藏在床底下了。杨超哈哈大笑。杨超笑得亮丫头很紧张。他把杨超拽的更紧了。杨超挣开他，继续大笑。

好不容易等他缓过气，亮丫头想听解释，却听见他说，哥们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

摩托车呼啸着开到了宏图宾馆门口。

亮丫头没来过。杨超史无前例的搭着他的肩一起踏上了宾馆的台阶。他们进门后走了好一会儿。杨超忽然拽着他拐过一个弯，推开一扇门。一股浓烈的香味冲进了他的鼻子里。他来不及躲避，就听见杨超大声地对另一个人喊道，韩姐，我这哥们看不见。你们好好招待他。杨超放开他，哥们，好好玩。我下午来接你……

等到杨超的摩托车再一次停到宏图宾馆的门口时，亮丫头正独自一人坐在宾馆大堂里靠北的沙发上。杨超进门。接待服务生望着他嘴角带起一丝笑意。他也笑了笑，朝亮丫头走过去。他一屁股坐在亮丫头的身旁，又把手搭在了亮丫头的肩上。杨超问他感觉怎么样？亮丫头没有说话。杨超永远不会知道，昨晚他梦见雅倩了。杨超也没法知道，他此刻的感觉是多么复杂。他不清楚自己有什么感觉，就像宾馆里的气味，恶心浑浊难以分辨。他想起雅倩的鼻息，精神为之一振。可那淡淡的香味并没打算留在他脑海里，而是幻化成一种腥味，类似于鱼腥。他本来是很喜欢吃鱼的。但此时的他脑海里的鱼是如此的让人厌恶。那条狡猾的鱼凭借一身的粘液在他身体里钻来钻去，每一块鳞片都是冰凉的。他想吐，却没有吐出来。杨超把他扶上了摩托车。他坐在车上，昏昏沉沉，摇摇欲坠。猛烈的风也没有使他清醒过来。

杨超把他送回家。春兰没有告诉他，那条内裤已经洗了晾在衣架上，晃荡得像只招展的旗帜。

大 雪

杨广富的父亲住在三水镇，是那里的老镇长。要过年了，雅倩一家又要到三水镇去了。

雅倩走的前一天早晨，她仍然和大光在杨树林里散步。这个冬天很冷，却没有下雪。太阳虚弱无力地挂在天上。林子里没有风。所有的杨树都脱尽了叶子，赤条条地站在干冷的空气里。他们漫步在杨树的间隙里，没有说话。他们的话语从秋天说到冬天。而在这离别前的一刻，他们沉默了。确切地说，是雅倩沉默了。如果是雅倩要说话，大光不会闭口不言的。大光陪她走了很久。她

终于说话了，大光，你知道我以后要去做什么吗？大光向来不善于回答问题。雅倩眼里闪着动人的光芒，我要去看电影里的世界。我要去看没从未见过的山，看从未见过的水，我要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歌唱，我要在亘古不变的平原上追赶夕阳，我要在狂风暴雨里放声大笑。大光听着她的胡言乱语她的梦想，突然发觉自己的梦太过渺小。一片草地，几株大树，还有温暖的阳光就足够让他满足了。他没法出去看山看水看夕阳。他只是一个杀猪佬，一个瞎眼的杀猪佬。他顶多能梦想做一只杨树。杨树会做那么多缤纷灿烂五颜六色的梦吗？

雅倩走了。她把小宝托付给大光。大光天天打热水给小宝洗澡。春兰看了说，狗比人还金贵啊。挖口井能冒热水呐？！现在煤那么贵你知不知道？明天我就出去捡柴火。大光不做声，仍然天天给小宝洗热水澡。不仅如此，大光每天从陈老三那里回来，手上总拿着两块骨头，回家就丢给小宝。小宝知道大光对他好。它每天天不亮就和大光一起出门，送他去杀猪棚自己再回来睡觉。

春兰看大光把小宝当宝贝养着，挡也挡不住，索性随他。可亮丫头没那么好对付。小宝本来就不喜欢亮丫头，亮丫头也不喜欢小宝。以前杨超带着亮丫头进小别墅，小宝会狂吠。若不是雅倩，他早就一竹竿打过去了。而今小宝进了他家，虽说有大光罩着，仍旧少不了吃苦头。要是小宝转到亮丫头脚边，肯定要被一脚踢开的。要是小宝在屋里汪汪叫，会被亮丫头乱棍赶出去的。有好几次，亮丫头趁着小宝出门送大光，把门反锁了。春兰起床，会看见小宝在门口瑟瑟发抖。小宝没有服输，寒冷让它的皮毛更厚实，带血带肉的骨头让它更强壮。它和亮丫头的战争持续着。

天空里已经开始挂起云了。地上的人忙碌起来。人们突然发现菜市场外摆上了连片的摊儿，卖糖的卖炸货的，卖衣服卖鞋的，卖春联儿卖福字的全都来了。菜市场里的菜贩子们也囤足了货卯足了劲，准备在年底末小赚一把。从早到晚，菜市场里里外外人声鼎沸。大光也忙起来，每天要干到中午才有空了。小宝没事做，呆呆地望着云朵。而亮丫头则有了他的新玩意。

亮丫头在菜市场外的地摊上买到了一把口琴。小商贩做不了他的音乐老师。他拿着口琴去茶馆里找吹笛子的老李。老李拿着口琴琢磨了半天也没吹出一句完整的乐句。老李让他去找韩正。韩正年轻的时候是个兵，文工团的。韩正拿着口琴吹了一支曲子。亮丫头当即就跪着要拜师。韩正早就坐上轮椅，不能去扶亮丫头，只好认了徒弟。从那天开始，永安街冬天安静的夜空里便多一道悠扬的琴声。

小宝起初对琴声很害怕。只要亮丫头的琴声一想起，它就开始狂吠。亮丫

头陷在复杂奥妙的旋律里，没听出小宝叫声里的惊恐。直到他摸到口琴上两道牙印时，他才发觉小宝的愤怒。他也愤怒了。小年夜的晚上，小宝没有吃饭，抱着中午的两块干骨头啃了又啃。隔天早上，春兰清理食盆的时候，发现盆底有一层火硝，散发着浓烈刺鼻的味道。春兰在窗外大骂缺德。而亮丫头在屋子里安然吹着琴。

雪还是没有除夕前落下来。这个年过得不那么浪漫。春兰的年夜饭是揪心的，因为亮丫头抱着口琴去了韩老师家。不过，春兰的年夜饭也是热闹的，因为陈老三和结巴李来了。

亮丫头再回到家的时候，菜市场门口的弥漫了好几天的鞭炮的硫磺味已经消散了。

口琴在亮丫头的嘴上仿佛变成了一个活物。它能自己唱歌，唱出数不清的美妙乐章。甚至连小宝也开始蹲坐在地上，竖起耳朵欣赏起来。要是亮丫头能看得见它陶醉认真的神情，或许它能欣赏到更多的乐曲。

没人知道第一片雪是何时落下来的。月光在落雪的时光里变得越来越清亮，而小宝清澈透明的眼神却黯淡下去了。这天晚上，大光的梦里也落了大雪。他从雪白的梦境醒来，又进入雪花簌簌飘落的世界。他走出门，感到新鲜的凉意，却突然发现小宝没有环绕在它腿边。他在食盆旁边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小宝。他托着小宝的脑袋。小宝吐出的气泡湿润了他的手心。

几个月以来，大光第一次没有按时去杀猪棚。他抱着小宝去了杨树林。杨树林也被大雪覆盖了。他抱着小宝站在漫天纷飞的大雪里，站得一如既往地中规中矩。大雪把他变成了雪人，如同一棵低矮的杨树。春兰找到他的时候，哭着说，你晓不晓得大雪天要死人的！大光说，晓得，小宝死了。

露天电影

时光会抹掉很多东西。大雪消融了。大地裂开无数条口子，露出万点的绿色。温热的风接管了空气，明亮的太阳接管了天空。林场的杨树开始变绿。永安街上的青砖开始发涨。五斗河的水开始流淌。雅倩回来了。

大光没有去见她。她也没去找大光要回小宝。她在杨树林里看见了小宝的墓。那个墓修的很客气，绝对超过一条狗死后应有的礼遇。雅倩站在墓碑前，看见了小方块墓碑上用正楷镌刻着小宝两个字。浅浅的凿痕棱角分明，刻得急

促而粗糙。她没有悲伤，没有哭泣，仿佛从一个很远很远的梦里醒来。她依稀记得那个斜阳刺眼的下午，小宝在大光手里扭过头看看她，又转过去盯着大光。她突然想笑，觉得小宝死得挺值的。它大概是永安街上唯一有墓的狗了吧。它还有块小小的方碑，可以一直向世人诉说它生前的功绩。

大光喝酒了。他的脸上开始生出浓密的胡茬。他梦境里的大雪还没有消融。大雪下面有树有草有河流，而他感觉不到。他能够感觉得到的只有寒冷。陈老三告诉他喝酒能暖身子。可是他不知道，酒水洒在冰封的心上，毫无作用。他的生活恢复了一个盲人应有的无趣。他早早的去杀猪棚，带着溅了血迹的大围裙回家，然后洗澡吃饭睡觉。下午的时光是最难熬的。以前他可以搬个板凳在菜市场某个角落安静地做上一下午的梦，而如今，他不敢做梦。只要他一坐下，全身上下就开始变冷，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开始发出号令，动起来！动起来！他想重新推起铁皮车。可当有粗心的商贩叫他时，他在走神，无法和以前一样停下来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唯一让他打起精神的事情是亮丫头的声音里一天比一天多的喜悦。

亮丫头变了。他回家吃饭的时候少了。但只要他一回家，大光总能听见他的笑声。大光从春兰的话语中知道亮丫头惊人的变化。他的发型开始变了。大光知道，以前的亮丫头是多么不爱剪头发。有一次，亮丫头居然剪到一半就跑回家睡觉。春兰气得大骂，你知不知道你脑袋是个开瓢的南瓜。亮丫头说，我不知道。我是瞎子，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他身上的衣服也变成了皮夹克，样子和杨超身上那件如出一辙。大光从他身上闻见一股熟悉的味道。他知道那是谁的气味。

亮丫头在教杨超吹口琴，但事实上学的人是雅倩。摩托车对杨超的吸引力显然大过口琴。他把崭新的口琴几乎没沾过嘴就送给了雅倩。每次杨超扣紧他的皮夹克，跨上摩托车要绝尘而去的时候，都会冲亮丫头喊，你要是教不会我妹妹看我怎么收拾你。亮丫头想做个好老师，可雅倩显然不是个好学生。比起把琴放在嘴上滑来滑去，雅倩更喜欢听亮丫头独自演奏曲子。不得不承认，亮丫头的天赋无人能比。正月里回家的那天，是韩正亲口对他说的，我教不了你了。你回去吧。我的本事你都学去了。亮丫头走后，韩正对着窗子叹气，这种人不用教，可惜了啊，是个瞎子。

亮丫头在雅倩面前竭尽所能，用尽了一切绚丽的技巧。一支支风格迥异却令人陶醉的乐曲在永安街的夜空盘旋着，凑成一场华丽丽的音乐会，而偌大的观众席上只坐着雅倩一个人。雅倩看着口琴在亮丫头的手上急速飞舞，却想起

来呆笨的大光。她突然发觉自己对于大光的记忆已经模糊不堪。要不是看着亮丫头相似的脸，她一定记不起大光挺拔的鼻梁，宽宽的眉骨。她有点怨恨自己。她和亮丫头去散步，心底想知道些大光的消息。亮丫头却不停地说着他和杨超在附近村镇的光荣历史。

雅倩忽然发觉已经走到小宝的墓旁。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激动的向亮丫头问起大光还好吗？亮丫头轻蔑地回答，他有什么好不好的，整天一身油腻，满手是血。

一身油腻，满手是血。亮丫头不知道这句话对于雅倩的冲击力。雅倩关于大光模糊的记忆被这句轻蔑的话语碾得粉碎。她生气了，想走开，而亮丫头却一把拉住了她。亮丫头从未拉过雅倩的手。他曾梦见过雅倩，也曾幻想过和她紧依在摩托车上，但没有想过拉她的手。那一瞬间，曾经让他昏昏沉沉的感觉一下涌了上来。他身体里的那条鱼，那条狡猾肮脏的鱼又活了过来。雅倩想用开他的手，但是亮丫头却把她死死地抱住了。

月亮在夜空里笑得很甜。小宝的墓上生了一丛野蔷薇和几支夜来香，悄悄地在柔弱的月光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第一个跑到大光家里传信的人是结巴李。结巴李喘着粗气，大啊大光，亮亮啊丫啊头把啊雅啊啊倩糟蹋了。这断断续续的一句话让大光手里的酒瓶和春兰的碗一齐摔落在地上。大光冲出门去找亮丫头，在门口摔了一跤，又迅速爬起来。他锤了一下地面，心里泛起杀意。

永安镇的人都在往晒谷场赶。今晚那里要放露天的电影。亮丫头的脑袋一片空白。他没有跑，而是随着人流走到晒谷场，静静地坐着等待一场审判。他能跑到哪里去呢？强烈的光穿过旋转的胶片，电影已经开始了。亮丫头听着声音，呆望着前方，好像和其他人一样在等待一个故事到来。

第一个找到亮丫头的人不是大光，是杨超。摩托车一路咆哮着，愤怒的像头狮子。杨超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长长的砍刀。他的刀和皮夹克印着电影反射的冷光。他的声音很压抑，亮瞎子，刀在这里。我不动让你砍三刀，你要是不砍死我。老子就砍死你。他说这话的时候，大光已经到了。亮丫头哪里敢动。他全身在颤抖。

面对怯弱的亮丫头，杨超更加愤怒，你晓不晓得什么叫千刀万剐？老子今天就叫你看看。他扯起亮丫头的手，砍刀迅速的飘落。亮丫头嚎啕大哭起来。大光听见亮丫头的哭声，感觉像一盆凉水从头顶浇落。他猛然察觉一路赶来心里的杀意消失了。那一瞬间，大光心里的雪融化了。融化后的世界没有草没有

树没有河流。一片空白！他的血液流动起来，仿佛又穿上了军装，深深的危机感笼罩了他。他要勇敢地出击。他不顾一切朝哭声传来的方向扑了过去。

刀落在了大光的额头上。亮丫头的手还在。可是见血的杨超已经变成了一头猛兽，停不下来了。他推开大光，又是一刀挥下去。亮丫头发出了猪一样的嚎叫。在场的人都看见了，大光听见了亮丫头的嚎叫之后，是如何摠住杨超的脑袋，摸下他手里的刀的。大光没有丝毫的迟疑，右手一闪，一股鲜红滚烫的血就喷涌出来。鲜血洒满了亮丫头的脸，他捂着手臂向南跑了。

南边是五斗河。每年都要死人的。

大光扔了刀，站起来，还是站得那样中规中矩。在电影嘈杂的声音里，他仿佛听见雅倩的声音，我要去看从未见过的山，看从未见过的水，我要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歌唱，我要在亘古不变的平原上追赶夕阳，我要在狂风暴雨里放声大笑……